

王 缝



喷红的地平线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一个现代化轧钢厂领导层内部的思想、作风、信念、道德的冲突的描写，比较深刻地表现了三中全会以后，为贯彻党的调整、改革方针所进行的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作品不是平铺直叙地交代斗争过程，而是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的命运的描写，情节安排虽然有些跳跃，但是仍然紧凑引人。行文流畅活泼，很少拖泥带水。作者是一个年轻的钢厂工人，熟悉他所描写的生活，特别是当代年轻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脉络，因此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喷红的地平线

王 继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 170,0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600

统一书号：10107·269 定价：0.65元

江堤上下一片翠绿。

密匝匝、青幽幽的爬梗草铺满了江堤的两面斜坡，一直蔓延到江边的防浪林里。耸立在江岸边的狭长的防浪林里的柳树全都冒出了嫩黄的枝叶，从江堤上俯首望去，就象一堵翡翠色的城堞。

临钢城的轮渡码头就掩映在这一片绿荫之中。

不过，头顶上的天是湛蓝的；蓝天上的太阳是红的——但不刺眼。她今天不是火红的一团，是淡淡的、玫瑰一般的红色。

阳春三月里，风都是甜润的。天上的白云都让这风吹醉了，倦倦慵慵地在蓝天上飘逸。

远处，浊黄、浩荡的江面上，一艘浅蓝色的轮渡船象只甲虫似的向码头徐徐地爬过来。

船越来越近，它身上那只粗大的烟囱喷出的黑烟也愈来愈浓。这股黑烟似乎与周围的一切不太和谐。

售票房左边出口处的栅栏旁，站着男女老少一行四人。看得出，他们是在等待这条轮渡船，船上有他们要迎接的客人。也看得出，这是一家人——女儿、儿子、爸爸、妈妈。

倾巢出动。这是女儿、姿容秀丽的曲弋形容他们一家四口前来迎接作家莫风的词汇。

对这种褒贬不分的用词习惯，她爸爸曲维克、妈妈何云芳一向很反感；她哥哥曲戈也大不以为然。

与以往一样，曲弋立即进行了辩解和反驳：“反正这个词用得十分准确，而且生动。”

准确？生动？其他三个人容忍了曲弋的这种蛮横的解释。因为不愿与她理论，要不然就可能变成了一场扯不清的辩论会。除了曲弋，其他三个人都讨厌西塞罗式的人物。而且能当厂长、能指挥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曲维克对女儿一向是无可奈何的。她喜欢标新立异，自称是家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时，仅仅为了和旁人的看法不同，她也要为自己制造一个看法。所以在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的何云芳，也没有对女儿教授贬义词应该怎样用。她只责备地看了一眼女儿。

为了迎接这位客人，全家四口都特意请了半天假。包好饺子以后，大家就衣冠整洁地出了门。这时曲维克看了看手表——三点零五分。和每个人都有一些习惯一样，准确地计算时间是曲维克的习惯之一。步行二十三分钟到达轮渡码头不久，船就要靠岸了。

船上。一个身着风衣的人，一手扶着栏杆，一手取下头上的鸭嘴帽向岸上的这四个人挥动着。

莫风。这名字同时闪现在岸上四个人的脑袋里。到底是文人，挥手的样儿也是风度翩翩的——在空中有规律地成半弧形。

包好饺子然后“倾巢出动”来迎接客人，并非因为客人是

作家。作家在他们眼里既不神秘也不稀奇。曲弋的爷爷生前就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如此隆重地迎接莫风，除了他是曲弋爷爷的生前好友外，更重要的是他和这个家庭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船靠岸了。曲弋和曲戈跑到趸船上，抢过莫风手中的旅行袋、手提包，簇拥着他走上了码头。

“哈哈——”见到曲维克夫妇，莫风笑着与他们打招呼。他的笑声与他的长像颇有些相似之处：开朗。宽大的前额一直延伸到谢了顶的头顶上；粗密的花白眉毛向左右两边张扬着；眼睛很年轻，灼灼有神。

笑声一停，他又抢着说：“这回我就不走了。”莫风是来临江钢铁公司体验生活的，所以他这样说。

“要走的。不过时间长一些。”曲维克笑着纠正着作家的话。

莫风一怔，旋即又开怀大笑起来：“在你面前，概念一定要准确。”

何云芳也笑着埋怨着自己的丈夫：“没象你这样迎接客人的。”

“爸爸是对的。按‘语义哲学’说，语义不准确是战争的根源。”曲戈也笑着插了一句话。

大家都笑了，笑得十分开心。似乎大家都想笑，都应该笑似的。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人们都是爱笑的。

曲弋、曲戈笑出了声，曲维克的笑声在喉咙与口腔间回荡，何云芳紧抿着嘴，笑挂在眉梢，莫风那“哈哈”的笑声，招惹了许多行人的注意。

他们说着、笑着走出了码头，走下了江堤，逐渐进入了临钢城毫无特色的街道。所谓街道，无非是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留下的空隙。而临钢城的建筑也是毫无特色的。它既没有古老的、屋檐伸至街心的民族化木架建筑，或者又老又洋的巴洛克、哥特式建筑来证明这个城市的历史悠久，也没有超高层建筑或者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建筑来证明它的时髦，它的年轻。这里的建筑全是一母所生：平顶的四层或者五层的红砖楼。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最没有特色恰恰本身就是特色，整齐划一。

他们沿着无特色的街道越往前走，人群越拥挤。他们行进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曲维克告诉莫风：“前面是临钢城的集贸市场。周末，人特别多。”

莫风年轻的眼睛闪出一丝光彩：“乡村的、省城的，我都见过。就是没见过工业区里的集贸市场是啥样。钢城的就更应该见识见识罗。”

曲戈、曲弋提着东西先走了，何云芳也要回去准备开水煮饺子，留下曲维克陪着莫风见识见识充斥着各种气味、各种叫卖声的集贸市场。

从外表看，这个集贸市场与别的集贸市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细心的莫风却用耳朵扑捉到了它的特点——语言。出售农副产品的大都是近郊的农民，清一色的湖北口音；购买者就不同了，似乎每人都操着一种虽有很大变化，但尾音却没有变化的地方方言：

“您家看哟，秤砣快挂不住了，秤杆快翘上天了，还不红？”

“得了吧。三分钱买个猪娃，就剩他妈那张嘴。”

“哟，这个妹子的心好狠罗，一斤硬要多卖两分钱。算哒，算哒，有得还头。”

“郎个回事嘛，把个小把戏都玩脱啦。喂，这是哪个的伢？”

.....

莫风听着，听着，停住脚独自地笑了。如果不是已经有些不太耐烦的曲维克拽了他一把，他还要在这里支楞着耳朵听下去。因为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潜移默化，由各个地方的人带到此地的方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莫风相信，若干年后钢城将会从这些方言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地方语言。

人越来越多，擦肩摩踵，几乎难以举步。莫风和曲维克好不容易朝前挤出一段距离，一群人拦住了去路——大家都抬头围观着一块墙壁上粘贴着的什么。

莫风也忙挤了过去，曲维克也只好跟着挤了过去。原来是张海报。

海 报

为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我厂订于本月十一日晚七时半在圆盘山宿舍食堂内举办周末舞会。舞会将特邀省艺术学院管乐队伴奏。舞会收币叁角伍分。欢迎广大职工群众踊跃参加。

临钢薄板厂工会

1979年3月11日

海报设计十分精美：淡黄色的五线谱图案衬底，上面书写着天蓝色的变形美术字；左上角则是一对衣着时髦、翩翩起舞的男女青年的剪影。

这张海报显示出它的优势——它使上下左右设计简单、字迹粗劣的广告、海报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当然，引起人们注意的不仅仅是因为海报设计精美。更重要的是：在临钢城还是第一次公开举办舞会。是的，春节时，临钢城的人们从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北京在跳交舞。但北京毕竟是驻有几十个国家使馆的首都，临钢城不过是江南一个小小的钢城。所以，聚集在海报前的人们，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议论纷纷了。

“乖乖，多咱也有胆大的。”一个手拎尼龙网兜的中年人，不无称赞地说道。

“啧啧，海报上的人还敢穿喇叭裤。”一个青年表示惊奇。

“不稀奇，电影、画报上的人都可以穿。一般人穿，报纸就该评论这不美罗。”另一个青年插了一句。

“嗨！”有个中年人无缘无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莫风也象发现什么似的：“维克，你们厂的？”

曲维克点点头。工会主席老许请示这件事时，他也是这样点点头。

“这说明了什么？”莫风指着海报问曲维克。

“你说呢？”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转机，充满了色彩。维克，你说呢？”

“这说明质量问题很重要。”

“什么？质量问题？”

“是的，海报设计水平高，就把其他广告、海报比下去了。质量问题确实很重要。”

“哈哈——”莫风又旁若无人地笑了。

他们终于挤出人群往前走了。

“维克，你说，我去你们厂是到车间还是下到班组？”

“你自己去了后再拿主意吧。”

又一大群人挡住了去路。从人群中央传出一阵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的吆喝。兴致极好的莫风又让这吆喝声吸引住了。曲维克催他走，他噓了一声让曲维克别说话，他又竖起耳朵听：

“各位同志，今天，我一不玩打，二不卖药。我是推销员，推销一种家家必备、人人要用、时时难离的商品。这就是——针！上被褥、补衣服、缀扣子，还可以挑刺的针。”

两秒钟的停顿。然后卖针的推销员又继续问道：

“诸位，一毛钱买大小十枚针贵不贵？”

没有人回答，三秒钟的停顿。

卖针者提高声音，一声断喝：“贵了！”然后又是两秒钟的停顿，“诸位，十枚针外加一个顶箍，这还贵不贵？”

依然没有人回答，三秒钟的停顿。

卖针人又是一声断喝：“贵了！”

“那么，我们再加上一枚金戒指。诸位，戒指不是真金的。如果真是金的你们买不起，我也卖不起。诸位，一毛钱买大小十枚针、一个顶箍、一个戒指还贵不贵？”

没有人回答，五秒钟的停顿。卖针人又是一声断喝：“不

贵！”接着他稍作停顿，又继续说下去：“诸位，家庭必备，价钱不贵。需要的请把零钱准备好……”

呼啦一下子，很多妇女向场子中央扑去，顿时就把卖针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力量。”莫风感慨地说。

曲维克对莫风苦笑着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如果莫风不是客人，他早撇下他走了，他哪里有时间往集贸市场里扔哟。曲维克硬着头皮陪莫风继续往前走。

莫风没去注意曲维克的情绪，对他说：“维克，这个人的语言还有这样一个特点：悬念强。看来语言本身的悬念也很重要。嗯，很重要。”

曲维克下意识地点着头，实际上他已被路边另一个年轻人的吆喝声吸引过去了，根本没听见莫风说些什么。

“——0.618，0.618，黄金分割法。现在凡事要讲科学，万事离不开科学。请看、请买《床上的科学》。不多，不多，五毛钱一本，买不到要后悔的呀。”

这回是曲维克率先走了过去。“科学”二字对他有莫大的魅力。他从地摊上拾起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床上的科学》，翻看了几页，象猛然间吞下个苍蝇，赶忙啐了一口。他抬抬眼镜，问那油腔滑调叫卖着的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叫科学？”

.....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这些淫秽、肮脏的东西也能称之为科学吗？”

曲维克挥动着手中的小册子，浑身在微微地颤抖。科学

是绝不能掺假的，中国人吃这种亏还少吗？春宫画之类的东西也成了科学？莫名其妙。

曲维克这么一说，旁边有几个瞧热闹的立即俯身拾起油印的小册子翻看着，有个年轻人的脸顿时就红了。这人可能没结婚。有的人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那个油印小册子的主人。

“老东西，你人老不中用就多吃点补药，不要眼馋别人，在这里找麻烦。不买请走你的路，莫在这里讨人嫌。”说着，那青年人伸手很轻巧地取下了曲维克鼻梁上的眼镜，“把书还我，趁早滚蛋。不然眼镜就别想要。”

“年轻人，你怎么能这样呢。快收起这些冒牌科学的东西，不许你糟踏‘科学’这个神圣的字眼。”

“啪”的一声，眼镜摔得粉碎。见势不妙，莫风急忙找市场的管理人员去了。当他领着佩戴红袖标的人往这边走时，那年轻人隔着老远就已看见了。他急忙弯腰一下抱起地摊上的“科学”就要走。曲维克一把拉住了他：“年轻人，我不要你赔眼镜，你把这些玩意儿毁掉，可以找些正当的事情干……”

“老不死的，活得不耐烦了！”年轻人返身给了曲维克脸上一拳，撇下他的“科学”往人群里一钻就不见了。莫风在背后喊了几声，也就作罢了。

曲维克揉揉面颊，眯缝着无神的眼睛，拾起散落在地下的小册子交给戴袖标的人：“毁掉，赶快毁掉。”说完，象躲避瘟疫似的，掉头就走。莫风捡起地上的眼镜框子边跟了上去，边对戴袖标的人说：“你们满可以把腿放勤快些的。”他有些抱愧，如果不是他要逛集贸市场，曲维克的眼镜不会摔碎，脸

上也不会青一块。

“维克，眼镜商店在哪儿？”莫风非常想弥补一下自己的过错。

“回家。家里我还有一副备用的。”

莫风的情绪起了变化，没有刚进集贸市场时那么兴奋了。不过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十分响亮。他重重地“唉”了一声：“现在的年轻人啦！”

“太笼统。曲戈也是年轻人，他就不同。”曲维克说。

回到家，曲维克落下了一场埋怨。

何云芳说丈夫是狗拿老鼠——多管闲事；曲戈说爸爸是愚蠢的勇敢，悲剧式的英雄。曲戈则反对以上两种评价，他支持爸爸：恢复每个人的责任感。莫风在心里支持曲戈的意见，人总是要点精神的嘛。

吃完饺子，何云芳把咖啡端了上来。这是奢侈品。是用莫风去年送的礼物——一只镀铬的咖啡壶煮的。

莫风接过一杯咖啡，又用小汤匙搅动了一下，然后呷了一口说：“好东西，怪不得巴尔扎克同志发誓要喝一万杯的。”

他的感慨或者是幽默，没有人表示赞同，也没有人表示反对。缺少共鸣。没喝咖啡的曲戈倒是不满地“哼”了一声。莫风知道曲戈为什么要用鼻息这样重重地哼一声，她不是对咖啡不满，而是对她故去的爷爷表示不满。这个家庭喝咖啡是她爷爷送来的习惯。

莫风和曲戈的爷爷曲直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相识并结下友情的。解放后他们一个定居北京，一个在武汉工作。这

时，曲维克还在苏联斯大林冶金学院学习。不久，曲直与曲维克的妈妈离了婚而与一个演员结了婚。曲维克毕业回国分到刚开始建设的临钢工作。此后，曲维克把妈妈从北京接到了临钢城。

有一次，曲直委托莫风到临钢去一趟，问能否见见原先的妻子和儿子。他在信中告诉莫风，他常常感到一种孤寂的侵袭。妻子不同意见面，只打发曲维克孤身一人去北京见了曲直。从此，莫风不仅常到临钢体验生活，也成了曲维克家的常客。他看着曲维克结婚，看着曲戈、曲弋长大。也亲眼看见曲弋的奶奶临终前捧着解放初期出版的曲直的一部长篇小说，而对这部小说她曾挑剔出不下一百处毛病。她说：“把它和我火化在一起。”然后合上了眼睛。

一九六二年，曲直出国访问归来路过武汉，把他特意从国外带回的一把银制的咖啡壶，托莫风送到临钢。他说：“维克的妈妈喜欢喝咖啡。”

从此以后，只要莫风到临钢来，那把擦得银光闪亮的咖啡壶就要摆出来。可惜，那把咖啡壶抄家后就失踪了。去年，莫风来临钢参观从国外引进的现代化轧钢厂，就又给曲维克他们带来了一把镀铬的咖啡壶。银的买不着，也买不起。不过，能把壶擦得锃亮的再也不是曲弋的奶奶了。她一九六五年去世后，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曲弋妈妈的肩头。曲弋绝不会擦的。

“维克，晚上我想到孙一鸣同志家里去一趟。”莫风又呷了一口咖啡说。

“休息一晚上再说吧。”

“无所谓休息。再说我也非常想见见他。常到临钢体验生活，一九六六年把我揪回作协，反倒给他留下了一条罪状。干校分手后一直没见过面，去年我来参观他又出差了。”

“好吧。一会我们就走。”

“爸爸，你失信。”曲弋有些娇嗔地说道。

“失信？”莫风大为不解。

“爸爸答应和我一起去圆盘山参加舞会的。”

“没关系，回来我陪你去。”莫风说。

“当真？”

“一言为定。”

曲维克感激莫风，要不然为了不失信于女儿，他必须跑一趟圆盘山，一去一来两三个小时。信口许愿，容易受到惩罚。祸从口出，舌头和嘴巴是人体器官中最难招呼的。曲维克想。

喝完咖啡，曲弋进自己的房间精心打扮去了；曲戈回自己的房间看书去了；何云芳继续在厨房里忙。

曲维克领着莫风进了他六平方米的书房——“二三书斋”。这是曲戈起的名字，大家一致通过的。房屋虽小，但它外面挂有一个宽敞的阳台。

房间里除了书柜，还摆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单人床。没有什么装饰品，也容不下什么装饰品。只有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条横幅，上书：非学无以广材，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莫风认出这是曲直的手迹。

“我想把这送给曲弋，曲弋不要。她说，爷爷录的是《诫子书》，又不是‘诫孙书’。简直——”

莫风差一点又要放声大笑，但他想到这里书斋便又忍住了。

“怎么样？”坐下来以后，莫风问曲维克。

“什么怎么样？”

“工作嘛。”

“怎么说哩，引进这套七十年代的设备时恰恰是在一个批知识的混乱日子里，当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前年、去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众口赞誉。今年开始生产后暴露了许多问题，国内、国外又有人说引进这套设备是个经济大笑话。五十多个亿呀。”曲维克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你怎么想呢？”

“指责、议论又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已成了事实。现在，只能想办法竭尽全力发挥它的作用。这毕竟是一套现代化设备。而且我国的薄板 80% 以上靠进口，如果这几个引进的厂达到了设计水平确实就解决了大问题。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钢材产量中薄板占 50% 以上，这说明了薄板所占的地位。”

“为什么？”

“汽车、拖拉机、电机等工业产品需要，而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也离不开；脸盆、饼干盒、罐头盒、洋铁桶……”

“薄板？这钢板到底能有多薄？”

“不等。有 0.20mm，还有 0.18mm 的……。做罐头盒的薄板就应该由我们轧制。”

“哦，真薄。自动化程度不是非常高吗？还能存在一些问题？”

“技术性太强，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也听不明白。反正你要到我们厂体验生活的，时间长了你多少就能知道一些了。”

莫风望望墙壁上的横幅，又望望眼前的曲维克，他咧着嘴笑了：“维克，你第一次见到我还喊‘莫叔叔’。到厂里我喊你厂长，你叫我什么呢？”

“莫风同志。我也五十二岁了，叫同志更亲切一些。”曲维克的神情有些不自然，他尴尬地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

“哈哈——”莫风终于忘了这里是书斋，爽声地笑了，“好，好。反正你也有二十年没喊我一声叔叔了。”

“我们走吧，时间已经不早了。”

“好，走，走。”

莫风把他从青岛海边、桂林江边、黄山顶上搜集来的各色鹅卵石从旅行包里取出来；这就是他送给曲维克一家的礼物。曲戈、曲弋很喜欢，一人拿走两三块。最后他从旅行包里取出一个眼镜盒。“送给老孙的。”他对曲维克说。

临钢的第一书记孙一鸣七点多钟才从外招回到家里。一回家，他立即从食品柜一格专装各种药的抽屉找出了酵母片，一口气吞了四片，他陪几个外国人参加宴会，啤酒喝多了。这该死的宴会。孙一鸣不止一次这样诅咒。既浪费时间，又让肠胃受苦。不过这回孙一鸣没有往常那么反感，他得到了一个极其有用的经济情报。纯属偶然。

今天，他陪同英国劳埃德船级社的三位验船师转悠了整整一天。他们是来临钢检验轧板厂轧制的船用钢板的。

孙一鸣早就知道，这个劳氏船级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有权威的船级社。按照惯例，凡属出口的船舶以及船用设备、材料，都要在本国对生产厂进行检验认可的基础上，报请国际船级社检验认可，方能出口或装船使用出口。

孙一鸣对这种检验方式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为了船的质量，为了准确的评定船级，他们亲自来第一线检查钢板质量。不象我们，承袭苏联的一套质量检验方式——一切都既成事实后再来判定优劣。在这种方法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行”或者“不行”。死后验尸。

酵母片发生了作用，肚子里“叽哩咕噜”地响了一阵后，孙一鸣觉得好受多了——一种轻松感。人别老，一老诸事都不如意，吃点好东西还难得消化。孙一鸣在心里对着自己的肚子说。

孙一鸣在沙发上坐下来，又喝了一口水，然后抖擞了一下精神，开始琢磨怎样改变临钢的质检方法。把质量检查处这个置身于生产之外的法官，真正与生产上的质量管理结合起来。最好能把它变成一个质量管理的信息反馈中心。他刚把思绪展开，就象鸟儿把翅膀张开准备振翅高飞的时候，莫风和曲维克来了。孙一鸣只好收起已张开的翅膀，忙着招待客人。

“哈哈，‘棚友’！”莫风伸开双臂高声地招呼着孙一鸣。他那样儿似乎要猛扑过去，然后紧紧地把孙一鸣拥抱在怀里。但他没有扑过去，也没有拥抱。只是握了握手，紧紧的。

对莫风和曲维克的到来，孙一鸣也非常高兴。他和莫风确实是“棚友”，他们曾在省直机关的干校里一起生活过。